

Ironweed

# 紫苑草

〔美〕威廉·肯尼迪 (William Kennedy) ◎著  
何修瑜 ◎译

Ironweed

# 紫苑草

[美] 威廉·肯尼迪 (William Kennedy) ◎著  
何修瑜◎译

IRONWEED

BY WILLIAM KENNEDY

Copyright © 1979, 1981, 1983, William Kenned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6)第103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苑草 / (美) 威廉·肯尼迪 (William Kennedy) 著;

何修瑜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12

书名原文: Ironweed

ISBN 978-7-229-11630-9

I. ①紫… II. ①威…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9111号

## 紫苑草

ZIYUANCAO

[美] 威廉·肯尼迪 著

何修瑜 译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于然

责任编辑: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宁

营销编辑: 张宁 徐言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165千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编委会荐语

近世西风东渐，自林纾翻译外国作品算起，已逾百年。其间，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品，难以计数。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熏陶或浸润。其中许多人，就因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翻译作品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从文学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翻译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涵把中国从古老沉重的封建帝国，拉上了现代社会的轨道。

仅就文学而言，世界级的优秀作品已浩如烟海。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被读者接受、重视，其作品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然而，终究还是有一些优秀作品未能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位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

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时代条件的差异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

自2005年4月始，重庆出版社大力推出“重现经典”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曾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当时，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的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名家作品。以这样的标准选纳作家和作品，自然不会愧对中国广大读者。

随着已出版书目的陆续增加，该书系已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应许多中高端读者建议，本书系决定增加选纳标准，既把部分读者熟知但以往译本存在较多差误的经典作品，以高质量重新面世，同时也关注那些有思想内涵，曾经或正在影响着社会进步的不同时期的文学佳作，力争将本书系持续推进，以更多佳作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读者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继续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修订于2010年1月

本书写给四个好人：

比尔·瑟盖拉、汤姆·史密斯、

哈利·史戴利和法兰克·崔平

紫菀草属于斑鸠菊科 (Asteraceae)。它的茎高而挺直，深蓝紫色的花总是一朵朵稀疏地聚集在一束茎的末端；叶子尖而细长，下方叶面有绒毛，果实长得像种子，上面还有一对紫色的刺。紫菀草的花期是八月到十月，常见于潮湿、肥沃的土壤，分布范围东起纽约，南至佐治亚，西至路易斯安那，北则远达密苏里、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该植物的英文名称为“铁草” (ironweed)，指的就是它坚韧的茎。

——改写自奥度本协会的《北美野花指南》( *Field Guide to North American Wildflowers* )

此刻我扬起一叶智慧小舟之帆，  
航向较为平静的水域，  
将那一片残酷的深渊抛在身后。

——但丁《净界篇》



# 1

弗朗西斯·费伦坐在哐啷哐啷响的老旧卡车后面，当他从圣爱格尼斯墓园的马路蜿蜒而上时，才惊觉这附近定居的死人比活人多。卡车突然间被一大片坟墓与纪念碑包围，它们的设计雷同又大得惊人，为的全是守护这些拥有特权的死者。随着卡车往前抵达那片真正声名显赫者的墓地，他越发看出此处仅限于特权人士：这些赫赫有名的男女生前呼风唤雨，死后虽然失去了钻石、皮草、马车与加长礼车，却以极大的排场被埋葬在宏伟的墓里。他们的墓地就像极为安全的保险箱，或像雅典卫城的局部。啊！是的，当然了，平民百姓也出现了。他们成排躺在造型简单的墓碑和比墓碑更简单的十字架下。这里是费伦家族的墓地。

卡车载着弗朗西斯靠近他母亲，她在坟墓里紧张地扭动；而弗朗西斯的父亲则点起烟斗，微笑地望着他母亲不

自在的举措。然后他从被埋葬的那一小片土地向外看，发现儿子自从他死于火车意外后变了许多。

弗朗西斯父亲抽的烟草是草根，那些草根总在困扰墓园的周期性旱灾中枯死。他将最好的草根收在口袋中，等到摸起来易碎时，再用手指捏成粉末，塞进烟斗。弗朗西斯的母亲则用枯死的蒲公英和其他深根野草编织十字架；她小心翼翼保留叶片最完整的长度，趁着野草已死但仍青绿时编织，然后再以一阵贪婪的嫌恶吃下它们。

“你看那座墓，”弗朗西斯对他同伴说，“是不是很了不起？那是亚瑟·葛罗根的墓。小时候我在奥尔巴尼这一带见过他。城里所有电力都是他的。”

“现在的他可没剩多少东西了。”鲁迪说。

“那可不一定，”弗朗西斯说，“那种家伙很会留好东西。”

亚瑟·葛罗根在仿冒的巴特农神殿墓地中躁动不安，飞扬的骨灰躁动不安，他意气风发的过去在弗朗西斯曾逝去的灵动回忆中鲜明起来。接着，卡车继续往山坡上开去。

法雷尔，路旁某座墓碑上面写着。肯尼迪，另一个上面写着。其他墓碑上则写着多尔蒂、麦凯尔汉尼、布鲁奈尔、麦克唐纳、马龙、德威尔和沃尔什。然后是两个小墓碑，上面写了费伦。

看到那一对费伦墓碑后，弗朗西斯移开目光，害怕他的男婴杰拉德或许就躺在其中一个墓碑下方。自从在换尿布时把杰拉德摔到地上后，他就再也没有面对过他，当然此刻也不想。他避开那些费伦家的墓碑，那些据推测属于其他家庭的墓地，他的推测没错，那些墓里葬着费伦家年轻的两兄弟，两人都是身材结实的运河工人。一八八四年，有人用同一个威士忌酒瓶刺死了他们，接着把他们丢进沃特弗利特市黑布酒吧前的伊利运河，还用长棍子把他们按进水里淹死。这两兄弟看着弗朗西斯，看他破烂的咖啡色斜纹布西装夹克和黑色宽松长裤，另外还有脏兮兮的救火员蓝衬衫，突然就对他产生一种并非出自血缘关系的亲密感。他的鞋子和他俩生命最后一天穿的短靴一样破旧。此外，两兄弟也在弗朗西斯的脸上读出因为酗酒而产生的寂寥伤痕，那感觉很熟悉，因为他俩在墓穴中也渐渐出现同样的伤痕。割喉莫金斯杀了他们并拿走他们仅有的四十八分钱，当时他们俩正喝得醉醺醺，毫无抵抗能力。因此即便在墓中，这两兄弟仍一脸烂醉，只能默默地对弗朗西斯说：我们为了几分钱而死去。卡车上的弗朗西斯随着车摇摇晃晃经过他们身边，眼睛瞪着大朵大朵堆满早晨天空的白云。他在阳光的热度下感受到身体里流动的活力，并将这股力量解释为来自天空的礼物。

“有点儿冷，”他说，“但今天会是好天气。”

“如果天空没吐的话。”鲁迪说。

“你这讨人厌的疯子，没人这样子说天气的。今天是好天，就这样。你干吗要说天空吐在我们身上？”

“我母亲是纯种的彻罗基族人。”鲁迪说。

“你骗人。你娘是墨西哥人，所以你颧骨很高。我才不信你是印第安人。”

“她来自伊利诺伊州史科基保留区，后来去了芝加哥，然后在瑞格利球场找到一份卖花生的工作。”

“伊利诺伊州根本没有印第安人。我在那儿从头到尾都没见过一个该死的印第安人。”

“他们不跟外人来往。”鲁迪说。

卡车经过最后一块埋葬死者的区域，然后沿着山坡往上开。五个拿鹤嘴锄和铲子的男人正在把新土翻松。卡车司机停好车，打开后挡板，于是弗朗西斯和鲁迪跳了下来，和那五个人一起把新挖的土装上卡车。鲁迪边铲土边口齿不清地大声说：“我正在数。”

“你在数什么鬼东西？”弗朗西斯问。

“虫子，”鲁迪说，“我在数一卡车的土里有多少虫子。”

“你数虫子？”

“到现在为止共有一百〇八只。”鲁迪说。

“这些臭虫，真搞得人头昏脑涨。”弗朗西斯说。

卡车全部装满后，弗朗西斯和鲁迪爬到土堆上，让司机把他们载到一个斜坡旁。这里满是刚过世的死者墓穴，穴里散发出一股腐败的甜味，那是枉死与被打扰的梦境所发出的薰香。司机似乎早已习惯这股气味。他把卡车尽量靠近新墓停妥，好让鲁迪和弗朗西斯一铲一铲地把土倒在死者身上，而司机就在车里打瞌睡。有些死者才下葬了两三个月，但棺木已经深深隐没在被雨水软化的土里。他们生前的沉重岁月在初死中寻求同等的重量，因而在每个墓穴表面形成了长方形的洞。有些棺木深得简直像在前往中土的路上。这些墓都还没立墓碑，但有几个墓装饰了粘在小棍子上的美国国旗或插在陶瓶里的褪色假花。鲁迪和弗朗西斯用土把一个又一个的洞穴填满。奥尔巴尼台球赌客路易斯（大老爹）·道根的墓碑上有个花篮，当中枯死且变为褐色的委顿剑兰上还有一抹黄。他大约一个礼拜之前才因为吸进自己的呕吐物而死。而就在此时，大老爹正设法再次回想他如何以高杆和反向侧旋的技巧击出白色母球，那徒劳的褪色记忆，接着他认出了弗朗西斯·费伦，即便已经二十年没见过他。

“不晓得这个墓底下躺的是谁。”弗朗西斯说。

“大概是某个天主教徒。”鲁迪说。

“当然是某个天主教徒，你这笨蛋，这是天主教墓园。”

“他们有时也让新教徒葬在这里。”鲁迪说。

“他们确实很爱地狱。”

“他们有时也让犹太人埋在这里。还有印第安人。”

大老爹想起他见到弗朗西斯的第一天。弗朗西斯当时在柴德威克公园替奥尔巴尼的球队打球，而就从那天起，他记住了他的嘴形。当时大老爹坐在三垒边线后方的露天看台前排，弗朗西斯在三垒，大老爹看着他为了追一颗界外高飞球爬到露天看台上。要不是弗朗西斯几乎踩在他耳朵上接住球，那颗球会正中老爹的胸口。就在当时，老爹看到了他成功接住球后所露出的笑容。弗朗西斯的牙齿现在几乎掉光了，但他在把新土撒在老爹墓上时还是露出了类似的笑容。

你儿子比利救了我一命，老爹告诉弗朗西斯。当我想吐时，是他把我头上脚下倒过来，我才没有呛死在街头。虽然后来我还是死了，但他这么做真是好心肠，但愿我能收回我对他说过的难听话。此外，让我私底下给你一点忠告吧：千万别把自己的呕吐物吸回去。

弗朗西斯不需要老爹的忠告。他不像老爹那样喝了酒会吐。弗朗西斯知道怎么喝，就算从早喝到晚都不会吐。任何一种含有酒精的饮料他都喝，任何一种，而且喝

完还能走路，还能像每个活人一样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到了最后，酒精会让弗朗西斯睡着，不过那是他自己的说法。在他喝够了而其他人通通醉得不省人事之时，他会像条老狗似的垂下头蜷缩着身体，把手放在两腿间保护那仅剩的宝贝，然后就这么睡去。小睡一番之后，他会醒来，再出去喝酒。他就是这么喝的。此刻他没有喝酒。他两天没喝了，但觉得还过得去。甚至还很强壮。他不再喝酒是因为钱花光了，正巧海伦觉得身体不是很舒服，弗朗西斯也想照顾她。此外，他也想在因为被控登记投票二十一次而上法庭时保持脑袋清醒。不过他虽然得去法庭，但不是为了接受审判。他的律师马库斯·戈尔曼很有一套，他在详细陈述控诉弗朗西斯的文件上找到一个错误日期，因此这案子被撤销了。马库斯一般的收费是五百元，但他只收弗朗西斯五十元，因为弗朗西斯的老邻居——报纸专栏作家马丁·多尔蒂——请他算便宜点。该付钱的时候，弗朗西斯连五十元都没有。他把钱全拿去买醉了，但马库斯还是要他拿出钱来。

“可是我没钱。”弗朗西斯说。

“那就去工作赚钱，”马库斯说，“我做事必须得到酬劳。”

“没人会给我工作，”弗朗西斯说，“我是流浪汉。”

“我会帮你在墓园找份白天的工作。”马库斯说。

他确实帮他找到了工作。马库斯和主教是桥牌牌友，所以认识所有天主教的大人物，而其中某个大人物负责管理米南兹的圣爱格尼斯墓园。今早弗朗西斯睡在桥下唐根大道的草丛里，七点左右醒来，然后去麦迪逊大道的教会里喝咖啡。海伦不在那里，她真的走掉了。他不知道她人在哪儿，也没有人看到她。他们说她昨晚在教会逗留了一阵，但后来离开了。弗朗西斯为了钱跟她吵架，所以她就这么到处乱跑，天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弗朗西斯和教会中正戒酒的流浪汉一起喝咖啡、吃面包，其他一些流浪汉从他们身边经过，牧师则盯着每个人，自以为能拯救他们的灵魂。别管我的灵魂，弗朗西斯心里念着，把咖啡给我就是了。然后他便明目张胆地在那儿打发时间，用纸板火柴盒的盖子剔牙齿。此时鲁迪来了。

鲁迪换了个样子。他和弗朗西斯一样清醒，灰发梳得很整齐，胡须剃了。即便现在是十月，他仍穿了双白色麂皮鞋，此外还穿了白衬衫和有折线的裤子，不过管他的，他就是个流浪汉嘛。弗朗西斯一只鞋子没鞋带、头发凌乱又没修剪。他闻着自己的体臭，记忆中第一次为此感到羞愧，感觉自己一无所有。

“你看起来很体面，流浪汉。”弗朗西斯说。



“我去了医院。”

“为什么？”

“癌症。”

“没骗我吧？癌症？”

“他说我六个月内就会死掉。我说我要喝酒喝到死。他说你怎样大吃大喝都没有任何差别，你都会走，会因为癌症离开这个世界。我的胃坑坑洞洞，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说我要想办法活到五十岁。医生说绝对办不到。我说没关系，反正又有什么差别。”

“太遗憾了，你这唠叨的老女人。有酒吗？”

“我有一块钱。”

“老天，我们有搞头了。”弗朗西斯说。

但他接着想起他欠马库斯·戈尔曼的钱还没还。

“听着，流浪汉，”他说，“你想跟我去工作，赚几块钱吗？今晚我们可以买几壶酒，找个过夜的地方。可能会很冷。看那天空。”

“去哪儿工作？”

“墓园。铲土。”

“墓园。有何不可？我是该习惯一下墓园。他们付多少钱？”

“见鬼的谁晓得？”